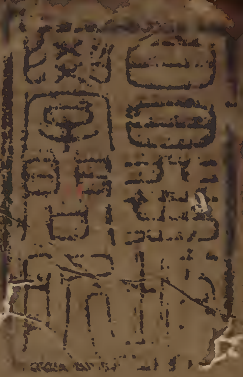


史記

七十六之八十二

列傳

十六之二十二



			五〇八	漢書門類
二九	四一	一八		
冊	架	函	號	類

二九	五〇八	漢書
函	二九	冊
架	一八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8
冊數	29 (20)
函號	279 2







淺草文庫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唐城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 正義勝式證反 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

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止 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筵者般散行沒 散亦作跚○索隱曰

反亦作跚音同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明日筵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癘之病 徐廣曰癘音隆病也○索隱曰罷音皮

癘音呂官反罷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



豎是者欲殺趙之美人亦非庸者乎

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豎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豎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豎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豎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

一說容亦有羞藏

鄆。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慎曰置用四先生字與  
檀弓不沐浴珮玉置用  
白法同  
目笑者狀其笑態未發而  
輕之意寓乎目也

若雖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  
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  
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索隱曰鄭玄曰穎脫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  
廢鄭玄云比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  
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  
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  
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子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  
矣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  
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



衆興師以函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復守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  
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  
也吾君在則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殺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物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  
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  
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歛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  
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

公相與歛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歛音所甲反公筭錄錄音祿  
○索隱曰音六王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  
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王至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  
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  
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  
君既返趙王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同之計若此乃不在命  
客中信矣勝之有失  
士也

且降平原君其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

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

趙亡則勝必亡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亡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巨百數

婢妾被綺紵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

民困兵盡或刻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

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

作家之所右盡散以饗士士於方其危苦之時

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

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

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

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隍

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有李城正義曰

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

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

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

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

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

也徐廣曰本是親戚此其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

成操右券以責成則擇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

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

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

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

曰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

徒其晏子之屬論曰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

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

虞卿策士之上者  
以後俱廢

厚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也謂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

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

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

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

子坐皆稱善○索隱曰行在百豎行者舒也繳音虞卿者游

說之士也躡躡檐簷徐廣曰躡草履也簷長柄笠音

躡音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

陽縣今之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車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

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

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虞卿曰昌言



于此  
從橫之誤也

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人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是趙郝趙

史記卷之...



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令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令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檐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

論衡之害如此明切而其  
愚而不悟何也

有以作又以

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牧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



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公伯名歐，康子從父昆弟。

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



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是言樓  
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  
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  
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  
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  
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  
之趙且二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  
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  
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

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  
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  
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  
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  
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  
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

史記卷八十五



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  
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平原  
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  
為從對曰魏過光卦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  
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  
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  
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  
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  
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  
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

言在濁世為佳七子主  
清則云矣復駐在言  
外所以為相深  
未時大能可斷平原  
失虞卿非有窮愁亦  
不能看書以自見于后  
世韓子柳子墓誌用此  
之意

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  
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  
急乃抵虞卿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二  
世曰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  
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  
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曙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  
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誰周曰長  
平之陷乃  
趙王信間易將之外口何然平原受馮亭其虞卿料事揣摩情為趙畫策何其  
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

史記卷八十五 留侯世家



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大史公言此因以自見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唐此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已心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

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

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即品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

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

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

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

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木檜檜



四言魏王畏公子不敢任以國政此要言

叙侯生事  
魯加頭珠

上作桔槔桔音頭以新置其中謂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索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慎曰叙公子禮侯生及奔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平原諫魏公子之言以急人之困一語相折揚亦與魯仲連諫平原君語同至若辭決侯生問答語奇甚

一本公子下又有公子二字蓋非絕字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且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規也故父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時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音告也謂



過之謂引之上坐也

以侯生補告賓客賓客比其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侯廣曰  
羞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扛車騎自迎  
之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立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公贏為小人  
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  
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  
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  
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

王已破趙長平軍文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  
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  
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索隱曰魏將十萬眾救  
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  
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  
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  
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  
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  
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  
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  
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  
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  
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  
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  
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

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  
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間語索隱曰間音閑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  
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  
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資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資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  
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刺其讐言頭敬  
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  
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  
符奪晉鄙軍比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



嘯嗒即項利音嘯叱院其勇氣也

小禮無用照前公子怪之一段

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以盟晉鄙兵符與公子  
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  
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  
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謀此人力士  
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  
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嘯嗒上音烏百  
反下音並白及○索隱曰嘯嗒謂多詞宿將往恐不聽  
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  
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  
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

國語叙越王代吳所以擇單士婦者亦正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而此唯旬盡之而簡勁不遺所以難也

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  
以至晉鄙軍之日比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  
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  
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侯生自加過矣何  
考者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呂忱曰鞬盛弩矢○索隱曰鞬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金銀而短也呂姓忱名公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比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出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然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升廣  
客說公子其意甚長  
者而公子徒所之至使  
趙王不忍言獻城此  
是魏公子美處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鄔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鄔音霍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已言長君則專上

六

三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膠。索隱曰徐按別錄云  
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  
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  
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  
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  
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  
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

為著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  
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  
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  
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  
子公子恐其怒之內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  
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  
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  
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

若平原君素禮此二人耶鄭之必有上計可魏公子獨知之  
毛薛二公以下又出此一奇



客進兵法而摠名於公子  
故稱魏公子兵法

何面目立天下乎。詰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  
趣駕歸救魏。魏王言：「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  
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  
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  
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蹙之。秦  
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  
兵法公子皆名之。以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敞七略有魏  
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烈也。秦王患之，乃  
行金萬斤於魏，求百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

信陵諫書不  
載之在傳中

自秦聞以下見公子係魏  
存亡

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  
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  
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  
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  
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  
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  
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  
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  
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



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

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宗之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

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

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

鄢郢東至竟陵

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

陳縣

正義曰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

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



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鴦大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鴛鴦。犬劉氏云：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至累或作安。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秦使盛橋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

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中。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中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立。桃，徐廣曰：燕酸棗虛頓立。桃，徐廣曰：燕酸棗虛頓立。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徐廣曰：此蒲蓋平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此蒲蓋平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

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

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



於鉅野入齊。索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

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

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耳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

功守威。紕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

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

力臣。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

論事明切

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遂道路也。

非無大功也。況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胡即吳王夫差自到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

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甚患於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索隱曰從音給用反。劉氏云後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陵

山在兗州博縣。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曰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

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楚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公

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極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

王於姑蘇。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敗于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并州城勝有日矣。詰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

三江稱三浦亦奇惜  
無括出者  
三浦五渚江賦所未  
道五渚見戰國策



劉勰激蕩詞旨悲婉不容  
容听者不入也

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振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

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

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代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趨趨免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

之獲免謂狡兔數往不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免兔狡束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趨天歷

反競音競他人有心不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

之善王也此正天之恩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

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首身分離

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

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

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

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

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

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



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

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

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鉉湖陵陽蕭相

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

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

獨攻索隱曰若秦楚備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

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

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

董史記詳字以伴  
楚一本作禁

遲音值轉注入聲

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

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史一年之後為

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

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

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

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



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土壹善楚而關  
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其地之。齊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隱  
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  
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  
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  
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  
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  
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  
太子。太子得立。共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  
親與國而得儲也。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  
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  
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  
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  
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  
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  
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  
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  
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  
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  
其主。太子云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二  
十六年。太子完立。且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  
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比。且不獲  
諡。而子孟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

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  
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  
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  
濱四從五橫。至今猶存。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  
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  
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  
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  
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  
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



今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壽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謂魏州觀城縣也謂

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

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鼠隘之塞正義曰鼠隘之塞在中州龜音首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

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日暮亡不

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

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

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

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

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



李園奸謀竟以制  
春申君之死  
力竭其人弱也

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求事春  
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  
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卒於  
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  
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  
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昔用事又多

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云禍且及身何以保相  
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  
幸君未父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  
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  
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  
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  
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  
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  
毋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不望而忽至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

卦其義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王

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

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

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而君

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

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

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舅意不為兵

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

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

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

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

申君曰足下直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

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士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

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

申君斬其頭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



傳後復結不常事見  
時事偶相同嘆之也

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

幽王

索隱曰幽王楚捍有母弟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君是楚君云云非無才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

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

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妾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八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唐

史記七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

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遯襄王之子

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

聞睢辯口

索隱曰襄王名法章

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

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

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

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

索隱曰摺音力谷反謂打



折其脅而又索隱曰箐謂葦荻之薄睢佯死即卷以箐也用以裹其屍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溲也溺年吊反溲音所留

反○正義曰溺古尿字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箐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

出棄箐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

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

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

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反王稽

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

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

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

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忽有三亭皆祖錢之處

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錢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

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

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北有湖縣本名胡武

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

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

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

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去車



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十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  
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  
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於  
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  
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  
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  
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  
用千金諸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  
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  
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  
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荀息靈公氣息  
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

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二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  
空虛隣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  
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  
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  
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之三十六年南  
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賦天下辯士無所信  
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  
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辛戎  
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  
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  
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



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  
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  
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  
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爵不足以當榘質索隱曰榘音陟林反榘者莖榘也  
質判刃也謂腰斬者為榘質也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

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  
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  
縣竈前線曰縣竈  
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  
伯莊云琢玉朴也此  
四寶者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  
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  
禁也索隱曰割禁即上  
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  
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割菜已指種侯寺不可明言  
故徵及之

雖此書淺言之不足感至  
深言之則主備事故其心  
最善

五臣注卷之九



微字奇  
亡其即得無也

情竭辭急不如是不足  
以感人也

其動昭王是惟此言最詳  
所謂危以激之也

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  
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灑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  
云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自非然者  
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  
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  
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  
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詳為不知來巷而  
入其中正義曰來巷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

此段言末言最妙然  
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三卷傳白不意以卷  
引其其多不

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  
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  
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昏然音昏敬執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  
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  
者長跽兩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

三卷傳白不意以卷  
引其其多不



此處妙甚字字警動

因言骨肉之間不容直指故及覆危言之以感動王

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正業也。今臣鬪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

升菴言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此一向下三句之綱又見死不足為臣患且不足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  
宜言不足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五死字及上死字臣又何患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伍子胥夜行晝伏上上正字臣又何憂上上憂字此段言正不足以為臣憂也  
箕子接與上上為厲為狂字正有何恥上上恥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以為臣也

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子孟賁王慶吳越春秋曰吳王慶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栗聲相。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塗廣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

陵栗聲相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塗廣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



王之所恐對上文非有  
畏而自耻憂患而求

極精神處

未言窮辱之事死  
之患不敢畏也窮辱  
而為厲為狂也去不致  
畏也蓋前非有畏如不  
致言也字眼極有處  
鍊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禁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感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

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曰二子並音胡困反恩猶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蒲地志云

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以甘泉之名矣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嵎山中西渭之谷口即古寒



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  
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  
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  
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秦隱曰  
二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豈為犬謂流  
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朝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  
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  
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  
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

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  
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  
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  
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  
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  
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  
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  
為之秦隱曰謂田文子也嘗君也猶戰國大臣作亂文

秦隱曰謂田文子也嘗君也猶戰國



衣食利回皆由於此惟之  
為秦謀亦得夫

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去不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

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徐廣曰昭王二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此言內事見秦王為  
二叔信也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號北斷太行  
之遺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二正義曰新鄭已  
南一宜陽令二  
三澤路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  
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  
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  
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

管齊三字奇

斷無諱也諱畏高陵進退不請四喜備而國不危  
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  
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  
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伐國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弊御於諸  
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  
侯執權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  
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  
几教反漢有淖姬

曰披音  
片被反

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



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射王股擢王

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在邯鄲

州平鄉縣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平此亦淳商李

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

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

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

豈有秦用客卿數年其為相而魏不知耶范雎亦賈意者賈亦疑之故以綿袍下恩及為賈亦亦奇知也

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

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

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徒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

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

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

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

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

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

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

正



曰劉云諸國客館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

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

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僇須賈意

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

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縞也古曰中蓋人今之縞也。正義曰人今之縞袍須賈因

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

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

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小子范睢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

意實疑難也說用故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

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

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

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

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

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

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責乃肉袒膝行因門下

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

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  
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  
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范睢曰。汝罪有二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  
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申包胥不  
受。為立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立墓。亦在  
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  
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  
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  
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

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  
睢大供其。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  
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  
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  
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  
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  
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  
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

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是  
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久遣無害吏察訊，問諸囚平其罪，去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辱者，一飯之德必

償。睢眦之怨必報。

索隱曰：睢音崖，賣反。眦音士，賣反。睢眦謂相憤怒而見齒也。范

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

正義曰：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

為，范睢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

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

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

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公，齊

史記卷八十五 蘇秦列傳

十四



平原固不出魏齊此  
所可謂也

率當作卒

虞卿棄相印而與魏  
齊士謬矣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  
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  
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  
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  
于為反，以言富貴而結交  
情深者為有貧賤  
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  
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  
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  
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率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  
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

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  
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  
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  
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二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  
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  
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  
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



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

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

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

縣西北二十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

得而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

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

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

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

徐據秦紀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

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

董云此即罪奉主之事

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

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

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

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而應侯日益

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上夫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







莊子之因而欲問骨肉之  
以羈旅而欲代相行而與  
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  
則不能以警重故澤之言言  
用雖者即雖之修言也  
危而激之辭

唯直者曰然字最妙詞少  
後策少歎則推矣下其其  
說又為雖之新去就一篇皆  
此語演後

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  
之秋水篇也與行性  
奇博文現帝臺天關  
層宮屬觀規模宏遠  
慨然失不讀此者不知  
文章之大也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  
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  
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  
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  
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  
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  
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  
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

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  
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  
侯曰然蔡澤復曰昔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  
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  
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  
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  
符而聖人所謂吉與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  
曰若夫秦之商君林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  
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繼反復  
諺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







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  
 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  
 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  
 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亦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仁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  
 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  
 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君之設智能為  
 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  
結反又音豐難  
 反批患謂擊而却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  
 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  
 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  
 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  
 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  
 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



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亦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

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以殺身亡國，夏育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一作噉。索隱曰：一人勇者夏育也。噉音皎。正表曰：呼音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周大故反。之所殺也。非齊太史噉也。此比其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孝公明法令，林不效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一其俗，勸民耕農。



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稽種日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以秦無敵於天下立  
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而遂以車裂楚  
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如平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  
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  
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備伏不敢攻秦者白  
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

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  
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  
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  
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  
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  
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祭壘  
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痛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



投即今駁字  
投瓊蓋駁且以瓊  
為之列云鳴瓊也

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  
不能誄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誄音范  
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  
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指曰博縣於投不  
必在行。謂投投瓊也。  
索隱曰言大博弈或欲大投其瓊以  
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  
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  
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  
博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  
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  
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  
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于腸之險塞太行  
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  
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  
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  
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  
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  
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  
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元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誄。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



蔡澤後曰辯知齊  
范睢在然竟先范  
于程其有益乎  
六大夫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  
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  
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  
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  
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  
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  
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  
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  
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  
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

陳侯飲于范睢、奪  
于蔡澤知可相危  
而不相悟狀謂之知士  
乎

予嘗以戰國之士其微僅言辭  
亦有奇及者如范睢脫死之  
為秦相其息仇快竟氣短  
於及澤說即讓位象印如  
振埃洒垢不復顧惜其  
作罷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  
卓乎奇及已

秦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  
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  
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  
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  
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  
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  
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危惡  
能激乎

索隱曰二子范蔡也睢厄於齊折脇摺  
齒澤困於趙被逐奔燕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六

貴平寵稽

倚秦市趙

卒報魏齊

綱成辯智

范睢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

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

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

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而樂氏後有

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

之亂徐廣曰趙七十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

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

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

許房周云杜子美詩悠  
委漢松鬱迴剛腸  
此語甚悲昔前通後  
與毅傳而涕泣后入  
亦嘗有味此而泣也



言齊強以見毅之功大

士先禮郭隗

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

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一士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西日指氣使以求臣則屬從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西面巡以才至矣誠欲與王友之才至矣西面巡以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也

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

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

王彊南敗楚北唐昧於重丘

索隱曰昧音莫萬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

○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

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

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

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

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

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

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囁秦

徐廣曰囁進說之意○安音

曰囁音田溫反字與囁同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

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

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

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破之



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  
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  
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  
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齊上勞軍行賞饗士  
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  
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  
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  
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  
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  
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

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  
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  
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  
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  
使騎劫代將索隱曰燕將姓名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  
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  
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尊寵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  
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  
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  
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



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謀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書。

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世，上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



樂生叙謀伐燕始末的可見

正義曰杜預云兄同姓羣臣也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  
今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  
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  
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  
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

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  
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  
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官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室亦官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歷室官名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會得鼎今反歸燕故鼎  
鉤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今反歸燕故鼎  
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篁反亦作慊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故列表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  
也故列表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

言先王功德優然以自明



西言可事無罪其辭雖誣  
而意難奪

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  
初死而遂替之易將更令  
以自取敗也

妙甚

悽婉感慨所謂長歎之  
哀勝於痛哭

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  
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  
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  
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  
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  
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

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  
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忠臣  
去國不繫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繫其名云已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  
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繫已名行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  
而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  
不才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  
也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故下云不察疎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  
恐侍御者之

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罪

故下云不察疎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



樂毅守齊亦有奇遂拔者此  
蓋非有大德珠或以服齊人志不  
過運勢借力乘亂攻昧豈非  
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亡者其  
亂終作以秦之強六國攻夷齊  
其積衰漸以兵滅及其起而亡  
奉者猶六國之後也况當齊之  
猶盛乎樂生之智必見其有難  
拔之形故用以歲月然不知言  
未有以力強經營可以吞國城  
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三城  
為守執若勸昭王孟施仁義以  
服齊心定國置君及城與地則  
是決于齊德着於天下所謂  
亂而代之感莫大焉服而金  
仁莫厚焉上可以為天下亦  
失為相文惜不及此也  
夏氏孫生過矢政  
有室器虜有人民  
不德心所三哉

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  
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治庶  
平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  
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  
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必  
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干  
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  
一臨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  
生之所屑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  
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  
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阻於為利矣圍城  
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  
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  
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  
使即墨言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  
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  
道開跡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  
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襲我澤如春民  
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王

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  
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  
以威劫之以兵攻一取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  
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  
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  
虧齊士之節廢廉士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  
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  
以殊哉甚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  
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  
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於是燕  
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開反而樂毅  
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  
家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  
腹之計索隱曰而水姓腹名漢有而水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  
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隣燕



齊西邊秦樓煩南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  
界韓魏比迫匈奴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  
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  
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  
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  
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  
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  
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

燕惠王于不殺可救  
見桑及用其子又不  
終行或之主不亦以  
成功也

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  
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  
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謂君取之  
樂間樂乘然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  
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  
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  
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亡入魏其後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  
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  
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號曰華成君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



慎曰樂毅贊及左傳  
授次第太史公之學  
年若子

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  
臣公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  
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  
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  
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  
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

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道音  
古闔反蓋公  
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濟西為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軾問 問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

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鄆國志

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

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係西北四十

七里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

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

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

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

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

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

遷之傳廉頗也議救國  
與之失不在焉見之趙  
奢傳

廉藺同傳而廉高勇  
有戰功藺多智有口  
平得保趙兩人者相與  
也



慎言秦取趙和氏璧趙主  
求人可使得賢者蔣相  
如王問何以知之而賢者  
所以知之者對于是召見  
問其方畧知其可使而使  
之當以人君猶能用入如此  
之審宜秦之不形加兵也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  
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  
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  
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  
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  
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  
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  
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  
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  
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

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  
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  
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  
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  
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  
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



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

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轡文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悉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噓乃驚而怒之辭也。左

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

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

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

也，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

索隱曰：到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明年復以趙殺

西河外澠池

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

趙王畏秦



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

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

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

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正者五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

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

血濺大王矣正義曰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為一擊缶相如顧

此是見勇氣

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

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

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

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

曰王邵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

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

為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

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

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

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

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

○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路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安陽拔之

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



白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

唐曰始如處文後如脫光

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逖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刃刃關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秦軍鼓譟勒兵武安至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而軍不行乃增壘與非趙地也趙奢既

史記卷四十四

三



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士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陝。恐人諫。今急救武安乃出此。今令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酒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覺。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

著勝

正義曰：闕與山在各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在此秦軍於闕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大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洛州三百里。開而隔相州。恐潞州闕與聚城是所拒據也。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



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

唐曰此王卒回其苦

其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

括父母皆言不可恃趙王回道之猶名之思亦若是必敗

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



是此句

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毋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尉文邑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燕假相國廉頗之免長

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安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安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去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何國方城屬廣陽也。正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



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言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官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唐曰解而之不能

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見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文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



唐曰重示怯利而誘之

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貴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姿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褕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各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

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

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稍西恐後七年秦破趙殺

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

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東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

相齧索隱曰齧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

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李牧擊

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

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而誘之



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  
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  
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  
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  
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  
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  
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  
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風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逆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史記卷八十二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上東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為臨

菑市塚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

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

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

而傳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其軸與轂齊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已而燕軍

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徐廣曰轄車軸頭也

衛音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

衛音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



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  
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既殺湣王  
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  
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  
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  
將軍以即墨距燕項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  
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  
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  
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  
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

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  
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  
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  
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  
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  
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  
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  
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  
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師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  
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

唐曰愚士卒之耳

殺敵者怒也



守唯恐見得。單文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慘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插音初洽反。○正義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今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執怒而奔，燕軍夜大驚。半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田單即墨之戰，同奇大史序其事亦甚，如親睹火牛之禍，遂軍而拔靡者。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善後出為奇也正者當

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

善之者出奇無窮

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之多也

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

右翼掩其不備則

奇正還相生

量如尋環也

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徐廣曰適音敵

不知端際也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

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

正義曰敵入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壘墓而今齊卒甚怒是敵人

為單開門戶也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

其田單之謂邪初悼齒之殺湣王也昔人求湣王子

法章得之大史媼之家

正義曰媼音較為人灌園媼女

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

昔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昔距燕而太史氏女

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渡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蠟所居即此邑

王蠋賢

索隱曰蠋音觸亦音蠋令軍中曰

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

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

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觀所叙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繫於布衣其推蠋至矣歟謂大史之退節義哉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也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

羣鳥惑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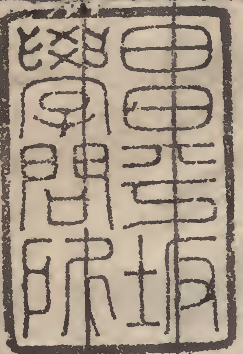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